



子

九  
十  
一

萬  
章  
告  
子

服部文庫
117
259
4





117  
259  
4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九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國**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

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 **國**

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蓋以明者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為孝今萬章問孝故以萬章為此篇之題以次於前篇矣此篇凡十八章趙氏分為上下卷據此上卷凡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孝為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其父母也二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三章言仁人之心四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行莫大於蒸蒸五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





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六章言義於人則四海  
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係也七章言賢達之理世  
務推政以濟時物守已直行不枉道以取容八章言  
君子大居正位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九章  
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  
合其餘九章分在下卷各有說焉萬章至篇也正  
義曰萬章孟子弟子已說在敘段云論語顏淵問仁  
者蓋論語第十二篇首顏淵問為仁孔子曰克己復  
禮為仁因以顏淵目其篇蓋其  
文也孟子於此則而象之爾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問

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孟  
子曰怨慕也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  
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以悲為

然則舜怨乎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曰長

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

也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天

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

曰非爾所知也已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

怒怒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

言高息之問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

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怒怒然無憂哉因以萬章具陳



其意耳。我竭力耕田，其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國我其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已，而悲感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國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

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國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國欲貪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言為人所悅，將見禪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為可以解已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

下五一作三不可從

衣五綵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萬章問舜往于田，至于於言大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父母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者萬章問孟子謂舜往耕于田，乃號泣于旻天，是何為其號泣於此也？旻，秋天之號也。以其情主乎憫也。爾雅曰：秋曰旻天，是也。孟子曰：怨慕也。孟子答之曰：舜所以號泣于田者，自怨遭父母之惡而思慕之也。萬章曰：父母愛之，至怨乎？萬章又曰：父母以慈愛愛息其子，子則當喜悅而不敢忘其父母之所愛，父母惡之，其子亦當勤勞奉事之，而不可怨恨父母。今舜若是，則舜誠有怨恨父母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至是非爾所知也。孟子難以為言，拒之，乃託以長息問公明高之言而答也。言長息常問



孟子 卷之九  
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我既以得聞教命矣號泣于旻天則我不能知也故問之公明高乃答之曰此非爾所能知者也以其所問不得其義故答之此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至於我何哉者孟子又言夫公明高以謂孝子之心有不得意於父母為不若此忍忍然而無憂也以其有不得意於父母故有是怨也其舜必謂我竭盡其力而耕作田業以供為子之事以奉養父母而父母今反不我愛恤誠於我有何罪哉故自求責於已而號泣怨慕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至于於大舜見之矣孟子至此乃繼其言而答萬章言堯帝使其子九男與二女兼百官及牛羊倉廩皆備具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善士多就歸舜而悅之者堯帝又將胥以天下而遷位讓之其舜尚以有不得愛於父母其亦憂愁若窮困苦極之人無所歸告者矣且天下之善士悅而就之是人之所皆欲也而尚不足以解舜之憂好色之女是人之所皆欲者也妻以堯帝之二女而尚亦不足以解舜之憂富是人之所皆欲者也而堯以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事之而尚亦不足以解舜之憂貴是人之所皆欲者也而堯將以天下遷而讓之而為天子尚亦不足以解其憂凡以人悅之好色富貴此數者皆無足以解舜之憂惟得於父母然後可以解其憂夫入少小之時則知思慕父母及長知好其女色則思慕其少艾有妻子則思慕其妻子至於為仕則思慕其君如不得遇於君則熱中心而恐懼之也是則人之常情如此如為大孝者則終身思慕父母而不忘也然則孟子言至於五十之歲者而思慕父母而不<sub>敢忘者我於大舜見之矣故歷以此答其萬章之問</sub>耕于歷山正義曰上卷首章已說詳矣<sub>見於經正義曰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惟丹朱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人庶無事故不見二女即娥皇女英是也案尚書堯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嚳訟可乎孔安國云胤國名子爵朱胤子之名也益稷云無若丹朱傲孔註云丹朱堯之子是堯九子但見丹朱一人矣其餘八子亦未詳以其經傳無見焉云如晉獻公九人以事見於春秋餘</sub>



莫

四子亦無所見者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凡此九人但見其此即此五人是也云獻公有九人按史記世家云獻公有子九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以此則知獻公有子九人而已其餘四者亦以經傳無見焉慕思慕至人之情正義曰云少年少也艾美好也者蓋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為少艾也按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按禮記云五十曰艾是則艾誠老長之稱也謂之少艾安可乎是則云艾美好也者又不知何據為之誤也殆亦未可知老萊子七十而慕至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正義曰云老萊子者按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為嬰兒戲親前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書號萊子慕知所終又云老萊著五綵五色斑斕之

衣出列女傳  
文今不載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

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

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

而娶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

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舜父

頑母器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

怨懟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

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禮娶須五禮父母先



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拚其井，以為舜死矣。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

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為已之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二嫂使治朕棲。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砥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為妻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舜曰：惟茲

張郝氏及集注



臣庶汝其于予治。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何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息。若故以順辭答之。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僞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曰。否。管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投人畜之池。投人烹之。反

弱一低劣

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投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弱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趣水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者。喜得魚之志也。投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



知按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問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

**曰**萬章問曰至奚偽焉正義曰此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萬章問曰至何也者萬章問孟子言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信此詩之言宜莫如舜信之今舜乃不告父母而娶是如之何也孟子曰至是以不告也孟子答之曰舜如告父母則不得娶之也男女居室是人之大倫也如告之則舜必不得娶也不得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至怨對於父母也是以舜為此所以不告父母而娶也萬章曰至何也者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不告而娶則我既已得聞教命矣然堯帝而以二女妻於舜而不告舜父母是如之何也故以此問之妻者以女嫁人謂之妻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又答之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止之則不得以妻之也萬章曰至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又問孟子言舜

之父母使舜完治倉廩舜既登倉廩即捐梯而下瞽瞍不知已下乃焚廩欲因此以燒殺其舜又使舜深浚其井舜既浚井即旁出之瞽瞍不知已出又欲從而掩之以溺殺其舜其舜有弟名象乃曰謀擒益而殺都君者皆我之功也都君即象稱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時漁雷澤一年所居成聚二於也其說亦通又曰牛羊與父母倉廩與父母干戈畱我琴亦畱我砥亦畱我二嫂使治我之牀以為我妻欲與父母分此故先設言為謨蓋都君者成我績耳於是象遂往入舜之宮遇舜又在牀而鼓五弦之琴愕然反其辭曰我氣閉積思意君故來此遂恠怩其顏而乃慙恥形於面容也以其恐舜知已謀其二嫂故也舜曰惟茲民庶汝其于治是舜見象素不來至其宮遂見至宮乃曰念此臣之眾汝其來助我治耳如此故萬章乃問孟子言舜帝不知其弟象之將欲殺其已與故以此好言而答其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又言舜何為而不知



象謀殺已也以其仁人愛其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故以好言答之也曰然則舜偽為喜以悅人者與曰否至奚偽焉孟子又答之曰舜非偽喜以悅人者矣又引以子產有饋生魚事而證之言往者有人饋賜生魚於鄭之子產子產受之乃使主池沼之吏曰授人者畜養於池故人烹煮而食之遂反歸命告於子產曰我始初放之於池則魚尚羸乏圍圍然於水而未遊少頃則洋洋然舒緩搖尾而走趣於深處子產信之以為然乃曰此魚是得其所養哉故重言之乃歎魚之得志於水甚快然也其授人乃出而與人曰誰謂子產為智者有知於人子既烹煮而食其魚子產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如此孟子故於此言故君子者可欺偽以其方類難誣罔全以非其道也彼象謂以鬱陶息君是以愛兄之道來至於宮是以但欺以其方類也故舜遂必以誠深信之而喜其來故以好辭答之矣何為以舜為偽喜者焉言舜不偽也亦若授人欺子產之謂故子產亦必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耳所謂方類者以其在疑似之間故也

完治至為死矣正義曰云捐去其階焚舜之說不若旋階之說通也按史記云瞽瞍欲殺舜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瞽瞍與象喜以為舜死矣象曰本謀者象之謀也象於是與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事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舜復事瞽瞍愛弟彌謹凡此亦其事也以史記觀之則捐梯之說是此之文也大抵學者不可執此以為深然也當以意揄然有自判之論可矣

梃也者按孔安國云干楯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玄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祕者也長四寸折殺也又云戟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論其制則別矣云



彫弓天子之弓者彫弓漆赤弓也尚書云彫弓一彫  
 矢百孔安國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形  
 弓所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周禮司弓云天子之弓  
 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  
 規士合三而成規是其等也云五弦琴者史記云舜  
 彈五弦之琴是矣云棲林者蓋取類於禽棲故也以  
 其林則主木而言棲則主取而言二女即娥皇女英  
 是也國鄭子國之子公孫僑者正義曰按左傳云子  
 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各僑公子之子曰公孫襄  
 三十年執鄭國之政為鄭大夫公子發字子國公孫  
 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據  
 後而言故稱為國僑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國  
 怪舜放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國舜封象  
 於有庳或有人以為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  
 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國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

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  
 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  
 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  
 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國孟子言仁人於弟不  
 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既已為天



子弟雖不仁豈可為匹夫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

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

比諸見放也有庠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

庠

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

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

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

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之

謂也

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

章言此乃象之謂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者萬章問孟子以謂象日以謀殺舜為事然舜既

立為天子則放象而不誅如之何孟子曰封之也或

曰放焉孟子答之曰是封象也或人言放焉萬章曰

至在弟則封之萬章又問舜流其工於幽州放驩兜

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誅罪此四者而

天下於是咸服此乃是誅戮其不仁者也然象傲極

不仁乃反封之於有庠之國則有庠之國中何罪

也仁人固肯如此乎在他人之惡則誅戮焉在弟則

封之國故曰仁人固如是乎萬章之意以謂仁人必

不肯如此也孔安國註尚書云其工象恭滔天足以



於其工罪惡同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  
 為諸侯號饗餐三危西裔緜方命圯族績用不成羽  
 山東裔在海中按史記云其工少皞氏不才子天下  
 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鴻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沌  
 者也鯀顓頊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檇杌者也曰仁人  
 之於弟也至可謂親愛之乎孟子又答之曰仁者之  
 人於其弟也不藏怒心不隔宿怨但親愛之而已所  
 以親之者以欲其貴也愛之者以欲其富也今舜封  
 象於有庠者是所以富貴之也如舜身自為天子而  
 使弟只為之匹夫可謂為親愛其弟者乎有庠國之  
 名號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又問孟子或人  
 言放之者是何所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至此  
 之謂也孟子又答之曰象之於庠不得施政教於其  
 國中天子使吏代之以治其國而納天子之貢賦焉  
 故謂之為放也象豈得暴彼有庠之國民哉以其使  
 吏代之故也雖然不使象得施政教而舜以兄弟親  
 親之恩欲常常見之故源源如水之流與源而通不  
 以朝貢之諸侯常禮乃來也其自至而見天子如天

子以政事接見於有庠之君也故孟子云是此之謂  
 也國云自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正義曰按隋  
 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  
 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徐邈為  
 之註焉蓋其文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

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

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國咸丘蒙孟子弟子

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

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踏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



鄙一作作

父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孟子曰否。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時，未為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

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不以堯為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



父母乎是以怨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

謂皆為王臣謂舜臣其父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尊**尊之至瞽瞍為天子之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書**尚書逸篇祇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為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

抑坊臣以允字為句義自通  
雖然尚古之文今之文皆作允若







不以已之意而求詩人志之所在而為得詩人之旨而已矣。則雲漢之篇有云：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此言也。是周無遺民矣。殊不知此雲漢之詩，其詩人之志蓋在憂旱災，以其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民無有單子得遺脫不遭旱災者，非謂無民也。子單也。孟子引此所以證此北山之詩云：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亦非謂舜臣父之意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至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者，孟子又言孝子之至不可以有加者，莫大乎尊親。為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奉養其親。是為尊親之至也。今瞽瞍為天子之父，是舜尊親之至者也。舜以天下奉養之，是養之至者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云：武王長言孝心之所息，所息者，維則法太王、王季、文王、三后之所行耳。此亦舜之謂也。書於大禹謨篇亦云：舜敬以事見于父，夔夔然悚懼齋莊戰栗，瞽瞍亦信順之見。舜以瞽為父而不得子之也。孔安國註云：祇敬載事也。允信若順也。咸丘蒙正義曰：云為孟子弟子齊人也者，他經傳未詳。今案春秋威公七年有焚咸丘

杜預云：咸丘魯地，以此推之，則此所謂咸丘蒙者，豈咸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是未可知也。註乃云齊人也者，蓋魯國孟子時為齊之所侵，故咸丘之地，乃為齊之地，故也有所問於孟子，即為弟子矣。書平秩東作，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詩小雅北山之篇正義曰：此篇蓋刺幽王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大雅下武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詠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也。逸篇正義曰：據今大禹謨有云：此非特止於逸篇文也，已矣。



孟子曰堯舜有天下與舜有天下與  
 否孟子曰否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  
 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  
 與之  

 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  
 孟子言天與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上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  
 否孟子曰否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  
 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  
 與之  
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  
孟子言天與



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註]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註]孟子

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註]萬章欲知

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

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管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矣。[註]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

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註]萬章言天

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

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

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註]百神享之祭

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

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註]二十八年之久非

人為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

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



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胤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泰誓尚書篇名。萬章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

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孟子：堯帝以天下與舜，有之乎？孟子曰：否。孟子答之：堯不與之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其人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舜有天下也，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答以爲天與之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又問：天與之舜者，天有聲音諄諄然命與之乎？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又答之言：天不以言語諄諄然命之也。但以人之所行善惡與其事從而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又問：以行與事示之者，是如之何也？曰：天子能薦人，至示之而已矣。孟子答之言：天子者，雖能舉薦人於上天也，又不能使上天以與之天下也。諸侯者，能舉薦人於天子而不能使天子必與爲之諸侯。大夫者，能舉薦人於諸侯而不能使諸侯必與爲之大夫。往者，堯舉薦舜於上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我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與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是如之何也？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也。書云：納于大麓，是堯薦舜於天也。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所謂百神享之，亦可知也。慎徽五典，納于百揆，是暴之於民也。五典克從，百揆時敘，是民受之也。所謂百姓安之，亦可知也。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然於天則云：薦於民，則云：暴者，蓋天遠而在上，是為尊者也。聖人於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為卑者也。聖人之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之者，即是與之也。舜相堯至此之謂也。孟子又言：舜攝行堯事，輔相之得二十八年之久，非人所能為之也。乃天與之也。堯帝既崩，死，舜率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三年喪既畢，舜乃逃避堯之子丹朱而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而來者，不往朝覲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朝覲於舜，訟獄有未決斷者，不往求治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求治於舜，謳歌吟詠者，不吟詠堯之子丹朱，而吟詠舜，故曰：天與之也。如此然後往歸中國，履天子之位焉。如使舜不避堯之子而居堯帝之宮，逼逐堯之子，是則為篡奪者也。非謂為天與之也。秦誓

篇亦云：天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亦從我民之所聽。是此天與之人與之之謂也。○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正義曰：案論語堯曰篇有此文，書亦有此，何晏曰：曆數列次也。孔安國云：曆數，天道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河南北夷也，正義曰：案裴駰云：劉熙曰：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是知為南夷也。所謂中國，劉熙云：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秦誓尚書篇正義曰：孔安國傳云：秦誓者，大會以誓眾也。又云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

**有諸？**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言隨天也。咎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



孟子疏 卷之九 湯之開  
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  
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  
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  
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  
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  
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啟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  
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

處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  
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  
也。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  
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  
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  
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仲尼無天子  
之薦。故不得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  
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  
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益。值啓之賢。伊尹



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

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周公與益伊

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萬章問曰：至其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賢位莫繼者也。萬章問孟子曰：世人有言，至於禹之代而德衰微，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此乎？孟子答之曰：否。不然也。天與之賢者，則與賢者天與之子，則與子。以其隨天如何，其往者舜薦禹於天，及得十有七年，舜於是崩死。禹以三年服喪畢，遂避舜之子商均，隱於陽城。天下之民從禹，若堯之死後，民之舜而不之丹朱也。禹其後又薦益於天，及得七年，禹即崩死，益以三年服喪畢，益遂避禹之子啓，隱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歸益而歸禹之子啓。咸曰：我君之子也。無他以其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而舜之輔相



堯禹之輔相舜而歷年多矣施恩澤於民已久天下之民所以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啓以賢能敬承續禹之治而益又輔相禹但七年其歷年尚少不如舜相堯二十有八年禹相舜十有七年之多而施恩澤於民亦未至久所以天下之民不歸益而歸啓也又况啓有賢德與丹朱商均之不同邪舜禹益相去年代已久遠其子之或賢或不肖天使然也非人所能爲之也人莫之爲然而爲然者故曰天使然也人莫能致之此事而其事自至者是其命有是也言天與命者究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爲而無不爲故曰天也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故曰命也天下善否天實使之然也祿位器服乃其所命故也今丹朱商均與啓三者之或賢或否是其天也天下之民或歸之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難謀命靡常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匹夫之賤而有天下者其義必如舜禹而又得天子薦之者故得有天下也故孔子不有天下雖言有德然而無天子以薦之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仲

尼之德然而襲父之位又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夫天之所以廢滅者必若桀與紂之暴虐然後乃廢滅之矣故益伊尹周公三者不有天下以其時值啓太甲歲王三君皆賢天不廢此三君故益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伊尹相湯王天下也及湯崩死太子太丁未立而喪於是大丁弟外丙立外丙即位二年崩外丙弟仲壬立仲壬即位四年崩太丁子太甲立太甲即位遂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於桐宮及三年太甲乃自悔過而怨其已惡遂治身於桐宮於是居仁徙義以聽伊尹之教訓復歸于亳都反天子之位焉周公之不有天下若益之於夏禹伊尹之於殷湯也孔子曰唐虞二帝禪讓其位夏禹殷湯周二帝蓋唐虞禪讓其位夏殷周與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禪者蓋唐虞禪祭而告傳位故曰禪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正義曰案史記裴駟註云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北是也



丁湯之子至位也正義曰案史記文已具在公孫丑篇內此更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  
丹朱商均正義曰堯舜之子皇甫謐云娥皇無子商均女英生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人言伊尹

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

否不是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

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覩

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盼視也一介草不以與

人亦不以取於人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

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哉

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

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

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

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

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



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

上悟上一有覺字

夏救民。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命也。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枉已者。尚不能以正人。况於辱已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爾焉能浼我也。歸潔於身。不污已而已。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



**聞以割烹也**

**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為王不**

**聞以割烹牛羊為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

**自亳**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築宮朕我也謂湯也

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

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

亳遂順天而誅之也萬章問曰至自亳正義曰此

濟時不枉道以取容期於益治而已者也萬章問曰

至有諸者萬章問孟子謂世人有言伊尹以負鼎俎

萬章之事而干湯有之否乎孟子曰不至朕載自亳

孟子答之曰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國野而樂

行堯舜二帝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雖祿賜之

以天下之大且不顧而若無也繫馬雖千駟之多亦

且不眊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一草介亦不取

諸人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聞如此之賢乃

使人以幣帛之物往聘之伊尹且囂囂然自得而曰

我何為以湯之幣聘是為出哉我豈如居處有莘之

畎畝之中緣此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至三次使人往

以幣帛聘之既至而後反然改本之計曰與我居處

有莘之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如使此

君成湯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湯之民為堯舜之

民哉我豈若吾身今得親見致君為堯舜之君致民

為堯舜之民哉於是又曰上天之生此人民也是使

為先知以覺悟後知者也夫使為先覺悟以覺悟其

後覺者也我今亦天民之先覺者也我將亦以伊尹

樂堯舜仁義之道以覺悟今之民如非我覺悟之而

誰能也孟子於此又言伊尹思念天下之民雖一匹



之事以為正天下者乎且聖人所行之迹不同也或遠處其身而不仕或近而仕君或去而不屑就或不去以為爾焉能免我哉但歸潔其身而不污已而已矣如是則我所以但聞伊尹以堯舜之道干說其湯未聞以鼎俎割烹之事而要湯也故尚書伊訓之篇有云天行誅伐始攻之罪者自桀宮起也湯言我始與伊尹謀之自亳地也以此詳之則知伊尹非事割烹之汚而要湯伐桀者也伊尹或遠而不仕謂在有莘之野是也或近而仕謂湯三聘而往見之是也去亳適夏所謂或去是也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所謂或不去是也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正義曰案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裴駰云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劉向別錄曰九主者自去君專君授君勞君奇君等君破君國君二歲社若凡九品圖畫其形是也

正義曰案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預曰莘號地又云號國今榮陽縣是也云于駟四千駟案論語孔子云齊景公有馬于駟孔安國註云于駟四千匹伊訓至牧宮正義曰云伊訓逸篇之名蓋今之尚書亦有伊訓之篇乃其文則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孔安國傳云造載皆始也鳴條地在安邑之西又云湯始居亳孔安國云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是則亳帝嚳之都也今云殷都即因湯居而言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

諸乎國有人以孔子主於癰疽瘠環之醫者也瘠姓

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也孟子曰否不

然也好事者為之也國否不也不如是也但好事毀



人德行者為之辭爾。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註**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為主。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為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為無義無命者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

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註**孔子以道不

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厄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厄難。何為主癰疽瘠環者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註**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



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為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乎萬章問曰至孔子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乎萬章問孟子曰或有人謂孔子於衛國主癰疽之醫者於齊國主侍人姓瘠各環者誠有諸此乎否孟子曰否至何以為孔子孟子答之曰否言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此言也夫孔子於衛主顏籛由籛由賢大夫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彌子瑕乃謂子路曰孔子如主於我則衛之卿孔子可得也子路以此言告孔子孔子遂曰我有命也以其得與不得皆命也孟子於此言夫孔子進以禮而有辭遜之心退以義而有虛惡之心其得用與不得用則曰有命如為主於癰疽與侍人瘠環者是無義無命者也是孔子所不為也然則孔子於衛主顏籛由者以其義也於衛不主彌子以其有命也以義則得其宜也以

命則得與不得無所憂也然而孔子又嘗不悅於魯衛二國遂之宋國是時宋國司馬桓魋將要求孔子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當此時也孔子是遭其厄不得已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為陳侯周之臣孟子於此又曰我聞觀遠方之來臣者但觀其所為主者如何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二人但卑佞之臣耳為凡人也何得為之孔子今以司城貞子之行不可得而詳由其謚而推之則司城貞子亦為守正之臣者也非癰疽瘠環之比也然則孔子當厄不得已而主之者尚且如是况癰疽瘠環者孰謂孔子肯主之乎蓋司城者今以宋六卿考之則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其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名特宋有之者按左傳魯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廢為司城也癰疽之醫瘠  
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推之亦誠然也  
顏籛由至靈公正義曰案孔子世家史記云孔子自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是則顏



孟子正義 卷之九下  
辭由即濁鄒也。為衛大夫。又案魯哀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彌子飲衛侯酒，杜預云：彌子，彌子瑕也。是其有幸於衛靈公者也。遭宋桓魋之故，至陳侯周正義曰：案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為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恐史家謬誤云。陳侯周懷公十也。今案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為濬公。又案濬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濬公。是為懷公之子。濬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濬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曰：歸與歸與。然則孔子濬公六年來，至居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濬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是為濬公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為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即濬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  
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為設此言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而假晉道。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



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汗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賢而能之乎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為汗是為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為不然也宰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人自鬻

於汗辱而已輔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為也况賢人肯辱身而為之乎

萬章問曰至賢者為之乎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而為正者也萬章問曰至信乎者萬章問孟子謂或有人曰百里奚自賣五穀羊之皮於秦為人養牛以此而干秦繆公為之相今信乃為實然乎否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為之乎孟子答之以為否不信然也百里奚虞國之大夫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借道於虞以伐虢國虞也百里奚不諫之以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遂往秦時百里奚年已七十歲矣豈不知食養牛干秦繆公之為有汗辱也苟如是不知以食牛為汗辱可謂為智者言不可謂之智者矣知虞公為君不可得而諫故不諫可謂為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為智者也又知虞公將亡其國而乃先去之而之秦不可謂之



不智也時得舉用於秦國百里奚知秦繆公可與有  
 行其道也遂輔相之可謂不智乎言可謂之智者矣  
 及輔相秦繆公而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又可傳於後  
 世不為賢者而能如是乎言百里奚真賢者乃能如  
 是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自質而汗辱其身  
 乃為成立其君雖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亦不肯  
 為自鬻以汗身今乃謂百里奚為真賢者而肯為乎  
 言百里奚不肯為是也蓋宮之奇者按杜預春秋傳  
 云虞之忠臣也五穀羊皮正義曰說文云殺夏羊  
 牲曰殺羊也五穀羊皮正義曰說文云殺夏羊  
 年云晉荀息謂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以伐虢杜預曰荀息荀淑也屈產生良馬垂棘出美  
 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史記云百里奚者晉獻公既  
 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勝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  
 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  
 乃使人請以五穀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繆公乃釋  
 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穀大夫是其事矣又僖公  
 五年云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公

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  
 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是也諺所謂輔  
 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也宮之奇以其族行  
 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冬十二月晉滅虢號公醜奔  
 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  
 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  
 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此孟子所以據而云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一

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三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三公友賢授之以爵四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不合則去亦不淹久五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六章言知賢之道與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七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凡此九章合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

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說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



夫寬薄夫敦。鄔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桀、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伯夷清，伊尹任。

桀、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

此段文字，係在書前，為後人批注。其內容多為對孟子原文之補充與解釋，字跡較為潦草，但可辨認出「此段文字」等字樣。



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

而至於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息改其手，用巧

意，乃能中也。

孟子曰：伯夷至，非爾力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所謂

小同而大異者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至薄夫敦已，說上篇詳矣。此言不視惡色，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潔其身，不欲以亂色。雷於明，姦聲雷於聰也。於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莫不變而為廉潔之人，懦弱之夫莫不變而為能有立其剛志也。聞柳下惠之和風者，莫不變鄙狹而為寬博。變淺薄而為敦厚也。孔子之去齊，至孔子也。言孔子之去齊急速，但漬米不及炊而即行，以其避惡故如是也。去魯國則曰遲遲而不忍行去，此為去父母國之道也。所謂父母國者，孔子所生於魯國，故為父母之國也。大抵孔子量時適變，其去國可以速則速，故

於齊不待炊而行也。可以久而未去，則久之。故於魯國所以遲遲吾行也。可以處此國則處之，故未嘗有三年之淹。可以仕於其君則仕之，故有行可祭可公。養之仕也。凡如此者，故曰孔子如是也。孟子曰：至非爾力也。孟子又曰：伯夷之行，為聖人之清者也。是其不以物污其已，而成其行於清也。伊尹之行，為聖人之任者也。是其樂於自為，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柳下惠之行，為聖人之和者也。是其不以己異於物，而無有所擇也。唯孔子者，獨為聖人之時者也。是其所行之行，惟時適變，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可以得則和，不特倚於一偏也。故謂之孔子為集其大成，得純全之行者也。蓋集大成，即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三聖之道，是為大成耳。如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孔子之清，而不至伯夷一於清也。佛勝召而欲往，是孔子之任，而不至伊尹一於任也。南子見所不見，陽貨敬所不敬，是孔子之和，而不至柳下惠一於和也。然則伯夷、伊尹、柳下惠，是皆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而孟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伯夷、伊尹、柳下惠各



孟子曰 承其時之有弊 不得不如是而救也 以孔子觀之 又能集此三聖而為大成者也 方伯夷之時 天下多進 寡退而伯夷所以如是 潔已不殉 方伊尹之時 天下多退而寡進 而伊尹所以如是 而以天下為已任 方桀下惠之時 天下多潔已而異俗 而桀下惠所以如是 俯身而同眾 故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 清桀下惠承伯夷之弊而救之 孔子又承而集之 遂為大成者 誰謂伯夷伊尹桀下惠救時弊如此 可不謂為聖者邪 雖然 孟子取為三聖 其言又不無意於其間也 言伯夷但聖之清者也 以其取清而言之矣 伊尹但聖之任者也 以其取任而言之矣 桀下惠但聖之和者也 以其取和而言之矣 孔子之聖則以時也 其時為言 以謂時然則然無可無不可 故謂之集其大成 又非止於一偏而已 故孟子於下又取金聲玉振而喻之也 言集大成者 如金聲而玉振之者也 金聲者 是其始條理也 言金聲始則隆而終則殺者也 如伯夷能清而不能任 伊尹能任而不能和 桀下惠能和而不能清者也 玉振之者 是其終條理也 言玉振

則終始如一 而無隆殺者也 如孔子能清能任能和者也 所以合金聲而玉振之而言也 以其孔子其始如金聲之隆 而能清能任能和 其終且如玉振無隆殺 又能清而且任 而且和 而且清 有始有終 如一者也 然則孟子於此 且合金聲玉振之條理而喻歸于孔子 是其宜也 然而始條理者 是為智者之事 也 終條理者 是為聖人之事也 以智者而譬之 則若人之有巧也 以聖人而譬之 則若人之有力也 如射於百步之外 為遠 其射至於百步之外 是人之力也 其所以中的者 非人之力也 以其人之巧耳 此譬伯夷伊尹桀下惠 但如射於百步之外 能至而不能中 孔子於射能至 又能中者也 蓋能至 亦射之善者矣 而能至能中者 又備其善者也 能清能任能和 是聖人之善者也 能時是備其聖人之善者也 此一段則孟子總意而解其始終條理也 而始終條理 又解金聲玉振者也 金聲玉振 又喻孔子集三聖之大成者耳 蓋條理者 條則有數 而不紊 理則有分 而不可易也 夏姬鄭聲正義曰 云夏姬者 按史記云 夏姬夏

孟子

卷之五

及古



孟子卷之六  
徵舒之母陳大夫御叔之妻三為王后二為夫人納之者無不迷惑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共通於夏姬廢失朝政徵舒遂殺靈公及申公蓋將夏姬來奔於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夏姬凡此是也云鄭聲者已說於公孫丑篇伯夷清伊尹任栢下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為故減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

子名也畧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

孟子卷之六



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

耕以祿代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伯為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為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為差田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

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

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

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北宮至為差正義曰

此章言聖人制祿上

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

子略紀言其大綱以答北宮錡之問也北宮錡問曰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者北宮錡問孟子以謂周家

班列其爵祿高下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

得而聞也至嘗聞其畧也者孟子答之謂其詳悉則

不可得而聞諸侯放恣憎惡其法度有妨於已之所

為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軻也但嘗聞得

其大綱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

一位凡五等至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

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此皆孟子

言周室班爵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

者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

私為德者公也斥堠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

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養人

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

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

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

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卿一位士一位

等者蓋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

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

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焉故尊卑之位凡六等

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自國君所以

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是皆孟子所謂班君臣之爵

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言土地之

等差也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廣千里蓋不方

千里則無以待天下之諸侯故也公侯卑於天子故

地廣百里蓋不廣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也

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莫

能與之同也

也

也



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凡四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瑞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通則謂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者此言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鄭玄云王之上下三命則元士者即上士也蓋以六命之卿其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所受之地而視七命之伯以二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侯之國是為大國者也大國之地方百里而國君之祿則十倍於卿而卿之祿是為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卿所居之祿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是為居卿祿四分之一也大夫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上士之祿是為居大夫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亦皆轉為相倍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者蓋庶人在官者是未命為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

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而不耕之者蓋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為無庸也而祿已足以代其耕矣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伯之國是為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祿相為倍差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以代其耕矣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子男者是為小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為倍差與上同其祿足以代其耕亦然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食八人中食七人中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蓋耕者所得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而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之穀足以食養其九口上則食八人中食七人中食六人下則食五人其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亦如農夫有上中下之次有此五等矣若今之斗食佐史屬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與孟



孟子疏 卷之十一  
子不合者蓋以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  
商之制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孟子不言田而言地者蓋祿以田為主王制主於  
分田以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為主  
此所以有田地之異也王制云天子之三公田視公  
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  
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  
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  
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  
蓋卿與公同其所受是所謂舉卑以見尊之意也此  
又孟子所云班臣之祿也詳悉也至則其合也正  
義曰云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為故  
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  
之故使不復有也者蓋自列國之後先王之法浸壞  
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諸侯類皆以強吞弱以大并  
小而齊魯之始封儉於百里至孟子時齊方百里者  
十魯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惡其籍害已而去司

祿之職也是時周室班爵祿之道孟子所以不得聞  
其詳特以大畧而答北宮錡之問也云今考王制則  
合也者蓋自王制推之亦有不合者矣已說於前歟  
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至凡五等正義曰周  
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為伯鄭氏云上公謂王之三公  
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至曰附庸正義曰云天子  
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者按周官建王國  
制其畿方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者按周官建王國  
制其畿方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者按周官建王國  
驚百里驚遠而懼邇是也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  
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氏云象日月之  
大亦取畧同也天子方千里所謂縣內以祿公卿大  
夫元士自公侯百里至子男五十里鄭氏註云星辰  
之大小也附庸者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  
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註視比也至制也正義曰王  
制云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  
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鄭註云視猶比

孟子疏 卷之十一 及古



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有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用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也周禮大司職云以土圭之法求地中以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又鄭註本此而言也云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者按周禮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

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又註云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變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是宜孟子但言其大綱而其詳所以未之聞也國公侯之國爲大國至代耕也又自伯爲次國至三分之一也又子男爲小國至二分之一也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各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鄭氏云立大國三十立三公也立次國六十立小國百三十二少卿也各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矣此大界方三千里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十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



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  
 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  
 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二州二百一十國則  
 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  
 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又云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然先王之制列爵惟五分土惟  
 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男而又有大國次國小國之  
 殊制爾故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  
 之宮是大國之制如此也自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  
 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自九里之  
 也大抵上綦於大國下綦於小國其地雖廣狹不同  
 其祿雖多寡有異及君之所受均十卿之祿而已自  
 卿以下至於士其祿一相殺以一此卿祿居於君祿  
 十分之一大夫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上士居大夫祿

二分之一次國大夫居卿祿三分之一小國大夫居  
 卿祿二分之一也其間王制周官與孟子雖有不合  
 者亦於前言其大槩也注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  
 畝至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正義曰古者制民之  
 產以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此耕者之所得  
 所以一夫受田百畝也王制云農夫百畝百畝之分  
 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  
 人下農夫食五人鄭氏以謂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  
 瘠有五等收入不同其說是矣然孟子言上農夫食  
 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下食五人此  
 凡三等又與此異蓋以周禮以一易再易不易之地  
 言之所以有五等也周禮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  
 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者蓋上農夫足以食九人  
 而其家七人者亦得以受之此民所以有餘財自七  
 人以下則不得以受上地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下  
 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則庶人在官者與下士  
 同祿其多寡之數一視五等農夫為差而班祿亦不



此外

萬章問曰敢問友。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為友謂相友以德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

於一作與不必

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



以上有所字是

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  
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  
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弗  
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  
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註位職祿皆天之以授賢  
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  
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舜尚見帝  
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  
也註尚上也舜在吠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

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  
為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  
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  
其義一也註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  
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註萬章問曰至其義一  
也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  
載為法者也萬章問曰敢問友者是萬章問孟子為  
朋友之道何如也孟子曰至挾也孟子答之以謂不  
挾戴年長又不挾戴其貴勢抑又不挾戴其兄弟有  
富貴者而友朋友也是友其德也以其不可以有挾  
戴其勢而友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



孟子又言孟獻子魯卿是有兵車百乘之家者也有  
友五人焉其二曰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我忘其  
姓名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是友也以此五人無  
獻子之家富貴也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  
不與獻子為之友矣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  
也獻子與之為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好人之善  
而忘已之勢者也今五人與獻子為友者亦所謂樂  
已之道而忘人之勢者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  
為小國之君亦有如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嘗  
云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  
長息則不足為之師友但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  
為如是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是矣晉平公者乃大  
國之君也嘗往於亥唐之家亥唐言入則入其門言  
坐則坐言食則食雖蔬食菜羹之薄亦未嘗不飽也  
蓋為不取不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而平  
公弗能與之共天位也又弗能與之治天職也抑又  
不與食其天祿也且職位祿皆云天者蓋此三者皆  
天之所以授於人也故云國君之位必曰天位云職

必曰天職云祿則曰天祿耳言平公以身禮下之是  
士者之尊賢矣非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以其王  
公大人尊賢則當與共天位也不當以身禮下之也  
夫舜於往日上見於堯帝堯乃館舍之於副宮堯亦  
就副宮而饗舜所設更為之賓主然卒禪其天位此  
天子之友其匹夫也云匹夫者蓋舜本則耕於歷山  
但側微之賤者也故云匹夫云甥者蓋堯為舜之外  
舅堯所以謂舜為甥也且用下敬上如舜之上見於  
堯故欽堯為友是謂貴其貴用上敬下如堯館于貳  
室故欽舜而與之為友是謂尊其尊賢禮皆  
所尚故曰其義則一而無二也蓋獻子有五人者左  
傳趙簡子云魯爭獻子有闕臣五人豈謂此五人者  
乎然亦名字則未之詳也妻父曰  
外舅正義曰此蓋案禮記而云也

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下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註]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為可也。孟子曰恭也。[註]當執恭敬為心。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註]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註]孟子曰今尊者賜



已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  
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曰請無  
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  
辭無受不可乎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  
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  
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言其來交求  
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  
其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  
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禦人以兵禦人

也

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曰不  
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  
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  
如之何其受之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  
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畚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  
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  
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  
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曰  
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孟子疏 卷之十一 湯古閣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欲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克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

正一作王可從

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正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為盜，克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為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為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為，况受其賜而不可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



下之字一作之

道奚獵較也。[三]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四]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為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之，絕則為不敬，故獵較以祭也。曰：奚不去也？[五]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為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六]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

見用，占其事治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七]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之也。[八]萬章問曰：至公養之仕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



孟子疏 卷之五 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者也萬章問曰敢問交接何心也萬章問孟子凡交接之際當執何心而交接也孟子曰恭也孟子答之曰但當執恭敬之心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萬章又問孟子言卻去之卻去之而不受是爲不恭敬然也何哉者是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至故弗卻也孟子又答之言尊長賜已已乃問之曰其所取此物寧以義取之乎不以義取之乎乃方受之以此是爲不恭敬也但當受之不當問尊長所取不義則卻去之也謂宜受之故不可卻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至不可乎萬章又問曰如尊長賜已之物其所取之不義但請無以直言不義之辭卻之但以已心卻去而乎故以此問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辭而不受不可子受之矣孟子又答之曰其以物來交已以道理其接待於已亦以禮度此孔子受之矣言其如此交接則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至斯可以受禦與萬章又問曰假使今有人以兵禦人於國

門之外者而奪得其貨物其來交已也以道理交之其既賜已也亦以禮度如此誠可以受禦奪之物與曰不可至如之何其受之孟子又答之以爲不可受也且尚書康誥之篇有云殺於人而取于貨啓然強暴爲不畏死者雖凡之衆民無有不慙惡之也如此者是可不待教而後誅殺之者也言即殺之更不必待其教命之後也如若殷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天下所不辭也無他以其夏桀殷紂無道義當代之而受其天下也於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人而受物於人爲之暴烈如之何可受之言不可受此之餽也曰今之諸侯至敢問何也萬章又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以其道亦如禦人而奪貨者也苟善其禮以交接之斯君子且受之敢問何謂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至而况受其賜乎孟子又謂萬章曰子今以爲後如有王者興作將比今之諸侯無道而盡誅之乎其待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待教之不改者也夫所謂非其所有而取之者是爲盜也如克取民賦稅之類至大過者但義之盡耳亦未爲盜者



也故曰夫所謂非其有而取之者是為盜也克類至  
 義之盡也然孟子必以此言者其意蓋謂今之諸侯  
 雖取於民不以義然而受教之猶庶幾能省刑罰薄  
 稅斂為善政也此固在所教而不誅今萬章乃曰今  
 之諸侯猶禦也殊不知與禦人之元惡不待教而誅  
 者異矣然則萬章之所問乃云此者是其繆也宜孟  
 子答之此耳孔子之仕於魯國魯國之人田獵較奪  
 禽獸孔子亦田獵較奪其禽獸然而獵較而孔子猶  
 尚可為而况受其賜而乃為不可也言此者但有道  
 禮以交接則可受而不可辭卻也曰然則孔子之仕  
 也非事道與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是孔子之為  
 仕也非欲事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答之以為孔子  
 之任是欲行其道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又問曰孔  
 子既以欲行其道何以田獵較奪禽獸也曰孔子先  
 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又答之曰孔  
 子所以獵較者以其孔子仕於衰世不可以卒暴更  
 變故先且即簿書而正宗廟之祭器既欲正其祭器  
 又不以四方之珍食供簿正祭器所以獵較而供簿

正耳然而孔子必以獵較禽獸而供簿正祭器且不  
 以四方之珍食者但為四方珍食難常有之恐後人  
 無珍食以供之故又絕其祭之禮所以如此也曰奚  
 不去也萬章又問曰言孔子既仕於衰世不可卒暴  
 更變以行其道何為而不去而莫仕也曰為之兆也  
 至淹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去而且獵較  
 者以其假為行道之始也兆始也然假獵較為兆既  
 足以行之矣而君乃不行之者孔子然後去之也如  
 此是以孔子歷聘未嘗有於一國得終三年淹留而  
 不去也是其時君不行孔子之兆故也如得行其兆  
 孔子遂大行其道以輔佐其君雖留而弗去可也孔  
 子有見行可之仕至公養之仕也孟子又因而言孔  
 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如於魯  
 卿季桓子再三時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  
 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  
 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又不  
 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于魯之南屯地桓子喟  
 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凡此是孔子有見行



可之仕也以其見既行之後乃且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孰謂非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乎於衛靈公是際可之仕也今按世家又云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伐蒲之事後又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凡此是孔子有際可之仕也以其接遇孔子而孔子因言之此又孰謂非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乎於衛孝公為公養之仕者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所謂公養之仕但言以養賢之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紀孔子則亦衛靈公也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故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則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也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也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三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

究之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正義曰案尚書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孔安國傳云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也云殺越人于貨腎不畏死凡民罔弗憖註云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腎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釋云越于也於也諸侯滅國五十正義曰此蓋據經之文也已在滕文公之篇說焉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至答之正義曰左傳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杜預云季孫斯也云衛孝公養賢者之禮養孔子不知何據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仕本為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為貧之仕



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

宜乎抱關擊柝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

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

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孔子嘗為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

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

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

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茁生長貌

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

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子祿

仕者不處大位孟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言國

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孟子

曰仕非為貧至道不行恥也孟子言為仕者志在欲

行其道以濟生民非為家貧乏財故為仕也然而家

貧親老而仕者亦有時而為貧也娶妻志在為繼嗣

以傳業非為其欲奉養其已故娶妻也然而有以親

執釜爨不擇妻而娶者是娶妻亦有時乎為養也然

以孟子於此乃言娶妻之謂者蓋妻亦臣之喻故因

言為仕而帶言之也所以於下文不復敘之而獨繼

之以為貧而言也言為貧者不苟貪但免朝不食夕

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足矣高爵非所慕也故辭其

尊而處卑重祿非所慕也故辭其富而處貧凡此者

以其爵有尊卑祿有多寡故然也以其祿之少者則



孟子疏 卷之十一 汲古閣

又以貧言之非所謂家貧之貧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言辭尊而處卑辭富而居貧是安所而宜之乎言抱關擊柝者是也抱關擊柝之職乃監門守禦之吏也擊柝者所以擊關門之木以警寇也以其是爵之卑祿之貧者也故曰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又引孔子而證之言孔子嘗以貧而祿仕但為委吏以掌倉庾又嘗為乘田之吏以掌苑囿主芻牧也為委吏則曰會計當料量多少斯已矣未嘗侵官犯分也為乘田之助吏則曰牛羊茁壯肥長斯已矣又未嘗侵官犯分也是皆但為稱職耳孟子於此遂因言之曰如位處卑而言在高位者是罪之極也如立乎人之朝而道不得行者君子之所恥辱也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此之謂也註親老而仕至娶者正義曰傳云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是其意歟註傳曰魯擊柝聞於邾正義曰已說在敘篇註孔子至道也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吏吏而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息蕃由是為司空已

而夫魯是其事也云詩云彼茁者葭註云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言蘆之始出者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註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

於所託之國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

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註謂士位輕本非

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為寄公也萬章曰

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註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

受之乎曰受之註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註萬

章曰受粟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註氓民也

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况於士乎曰周之



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

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廩貧民之常料也賜

者謂禮賜橫加也曰不敢也孟子曰士不敢受賜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問何為不敢曰抱關擊

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

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

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曰君餽之

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

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

將之也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

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

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

以君命道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標麾也

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

以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

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

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慍也慍恨也悅賢不



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廚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

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萬章曰至尊賢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弘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子言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至非禮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不敢也如諸侯失去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



孟子政  
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去國不得繼世而託食祿於諸侯，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以賓禮之而已，蓋為諸侯於諸侯有賓道焉。士之於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萬章又問：孟子曰：受之。孟子曰：為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又問：曰：受之。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賙其窮乏，况為士乎？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又問：謂國君周之則受之也，君所賜則不受，是如之何？曰：不敢也。孟子又答之曰：為是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又以此問之曰：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又答之曰：抱關擊柝為監門之吏者，是皆有常職事，可以食於君也。如士者是無常職事，若空見賜於君者，是以為不恭，故不敢受也。以其受與不受，特在義之而已。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又問：以謂國君餽之，以粟則可以受之，不知可以常繼續而餽之與？曰：繆公之於子

息至，可謂悅賢者乎？孟子又答之言：魯繆公尊於子思，數數問之，而又數數餽賜其鼎肉。子思以君命如是之煩，故憤而不喜，悅於卒末，後復來餽之時，子思乃麾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嚮北稽首再拜，辭之而不受。曰：至今而後，乃知魯君以犬馬畜養其僕也。彼子思自稱其名也，蓋自子思如是辭之，後僕臣臺從此不持餽來也。孟子於此又因而譏繆公，既能悅其子思之賢，而不能舉而用之，又不能以祿養之，可謂為能悅賢者乎？言不可為悅賢之君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又問：國君今欲養賢，如之何？可以謂之養也？曰：以君命將之，至王公之尊賢者也。孟子答之曰：以君命賜行禮，拜而受之，其後倉庾之吏繼其粟，將盡又送餽之，廚宰之人繼送其肉而不絕，又不以君命欲使賢者不答以敬，以是為優其養，所以非繆公以為鼎肉使已數數拜而僕僕然也。僕僕即煩猥貌也。如此是非所以養賢之道也。且堯帝於舜也，乃使九男事之，二女為女者，以女嫁人，謂之女也。又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

孟子流  
卷之二十一  
及古



舜於畎畝側微之中後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則為王公大人所以尊賢者也孟子引此適所以譏繆公不能舉用子思徒使鼎肉有迫子思之煩猥也抑又所以救時之弊者焉託寄也謂若寄公正義曰案禮記大喪服云君之喪未斂為寄公者是也註九男二女更不復說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問諸侯聘請而夫子

不見之於義何取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

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

諸侯禮也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

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莽亦草也庶眾也庶眾之

人未得為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為臣

則不敢見之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

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庶人召使給役事則

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自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

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孟子曰庶

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

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為欲見而召之曰為其多聞也

為其賢也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為其多聞

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

欲見賢而召之也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



孟子  
卷之十  
可往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况乎可召之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旆士以旂大夫以旌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旆通

帛也因章曰旆旂旌旄者旌注旄于首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况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



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而入乎。閉門如閉禮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侯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為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

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萬章曰至召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者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萬章問孟子所以不見諸侯其義謂何在都邑謂之市井之臣在郊野謂之草莽之臣然總而言之皆謂之衆庶之人如衆庶之人未得傳質為臣者故不敢就見於君也。以其無禮也。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諸侯世子執纁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為贄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於君召之給役則庶人往就其役事今君欲見召之乃不往者是如之何也。萬章見齊王召孟子孟子不往所以有是問之曰往







孟子疏  
所守以義而為衆人所矜式耳。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萬章又問：孟子以謂孔子常於君命召，則不敢坐待駕，而後行，如此則孔子誠為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俟駕而行者，以其當於為仕有官職，而國君以其官而召之也。豈得為非邪？質執雉之屬，正義曰：已說於前矣。孟子曰：至首者，正義曰：案士冠禮註云：皮弁以白鹿為之象，舊禮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以田放也。又案周禮司常職云：交龍為旒，通帛為旒，析羽為旌，鄭註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皆五色，繫之於旒旌之上，所謂注旒於首是也。詩小雅至善道也，正義曰：此詩蓋刺亂之詩也。譚國在東，其大夫作是詩，故云大東。註云：如砥，貢財予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君子皆法效履而行之，其如砥矢之平直，小人又皆視之，其之無怨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至，豈可見也。正義曰：語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為中都宰，以其有官

職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此乃國風東方未明之章文也。箋云：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也。云：尹三聘而後就湯，孟子云：湯三使往聘之，是其文也。云：沮溺耦耕，接輿佯狂，按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鄭註云：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蓋楚狂接輿是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趙註引而證其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為疇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



孟子疏 卷之十一 汲古閣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臣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  
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  
詩，詩歌國近，故曰頌，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  
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  
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臣孟子  
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樂其崇茂  
者也。孟子謂萬章曰：至是尚友也。孟子謂萬章言一  
鄉之中有其所善者，所友亦一鄉之善士者也。一國  
之中有善士所友者，亦一國之善士者也。天下於四  
海之內有善士者，所友亦以天下之善士者也。如  
友天下之善士者，為未足以極其善道，則又上論古

之人而頌歌其詩，看讀其書，如此不知其如是之人  
可以友也乎？然猶未知其人之可友也。抑又當論其  
人所居之世如何耳。能以此，乃是尚友之道也。孟子  
所以謂之以此者，蓋欲教當時之人尚友也。孔子云  
無友不如己者，與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其意與。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臣王問何卿也。王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臣孟  
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  
有德命為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臣問貴戚之  
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臣  
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欲易君之位。



更立親戚之賢者王勃然變乎色

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

以正對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

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

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

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反覆諫君而

君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

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者也齊宣王問

之問孟子答之以謂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宣

王見孟子以為問何卿故問之曰然是卿有不同而

異之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孟子又答

之曰卿不同也以其有貴戚內外親族之卿有異姓

有貴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宣王又問貴戚之

卿是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諍以至反覆數諫

君不聽從則欲更易君位更立其君者也王勃然變

乎色宣王聞此言遂憤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

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又曰王勿

怪異我之言也王之所以問臣臣不敢不以正義對

王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宣王見孟子此言

顏色遂解而心且安定故無驚恐然後又問其異姓

之卿是如之何曰君有過則諫諍之而不聽則去

孟子又答之曰國君有過則諫諍之以至反覆數

諫而不聽從則去而之他國者是也如紂之無道微

子比干諫之而不聽一則雖為之見剖一則抱祭器

而從周伊尹發於有莘之野而為殷湯與治天下

蓋亦本湯立賢無方故也宜孟了以是而告齊王



孟子註疏 卷之十一 漢趙氏註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

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

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

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正義曰此篇首

也故此篇首以告子之言性遂為篇題次於萬章不

亦宜乎此篇凡三十六章趙氏分之以成上下卷此



孟子 卷之十 告子下  
為器變而後成。二章言人之欲善，由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三章言人之性與善俱生，四章言明仁義由內，以曉告子。五章言公都子受命，然後乃理。六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其七章言人稟性，俱有好憎，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麴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八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草木茂，人則稱仁。九章言奔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若竭其道，何由智哉。十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十一章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十二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十三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十四章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十五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十六章言古人之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待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或以招之，小人事也。十七章言所貴在身，人不求，而後已。不仁之甚，終為亡矣。十九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萁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二

十章言穀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由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其餘十六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攸焉。告子者，姓至，篇題正義曰：云告子，名不害者，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為告子，姓告，名不害，以浩生為字。趙註又云：浩生，姓名不害，又為二人。其他經傳未詳。其人云：論語子罕言命，蓋論語第九篇首云也。故以題其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捲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

**杞柳為柷捲。**告子以為人性為才，幹義為成器，猶

以杞柳之木為柷捲也。杞柳，柹柳也。一曰杞木名也。

詩云：北山有杞，柷捲。柷，素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

性，而以為柷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柷捲也。

孟子 卷之十 告子下 三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柎，不傷其性而成其柎捲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柎捲。乎言必殘賊也。如將戕賊杞柎而以為柎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柎捲。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以告子轉性為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天下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蓋歎辭也。  
告子至言夫正義曰：此章木為器，變而後成。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告子曰：至為柎捲，告子言人之性，譬若杞柎。義若柎捲也。以人

之性為其仁義之道。若以杞柎之木為之柎捲也。杞柎也。柎少陽也。柎素樸也。捲器之似屈轉木作也。以其杞柎可以揉而作捲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柎之性為柎捲乎？至必子之言夫。孟子乃拂之曰：子能順杞柎之木性以為柎捲乎？以其將以斤斧殘賊其杞柎，然後為之柎捲也。如將斤斧殘賊杞柎而以為之柎捲，是亦將殘賊人之形軀。然後以為仁義與？且驅率天下之人而殘禍仁義之道者，是亦必子之此言也。孟子所以拂之以此。蓋謂人之性仁義固有不比之柎捲。以杞柎為之也。  
杞柎柎柎至素也。正義曰：案說文云：杞柎柎少陽也。柎籜也。捲屈木也。孟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詩云：北山有杞，南山有臺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三  
 及古關



**注**湍水園也。謂湍水湍縈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四**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

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論**告子至是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為君子。隨曲折為小人者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至東西也。告子言人之性。猶縈迴之水也。湍。園。縈。迴之勢也。縈。迴之水。決之使流於東方。則東流之。使之流西方。則西流之。而人之性。無分於為善為不善也。如縈迴之水。亦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至是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於東西。上下乎。言有分於東西。上下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性之不善者。水無有不就下者。今夫水之勢。搏而跳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令上山。如此豈水性如是哉。是其勢如是也。人之性。所以可使為不善者。亦若此水之勢也。以其人之性不善。



孟子 卷之五 乃利欲而誘迫之也亦搏激其水之謂也 湍者園也正義曰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謂縈迴之水者言其水流沙上縈迴之勢湍湍然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孟子曰生

之謂性也 猶白之謂白與 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

無異性 曰然 告子曰然 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 猶白玉之白歟 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

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

邪曰然 告子曰然誠以為同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

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 告子曰生之至性歟正義曰此

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者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

性以其為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 孟子見告子以為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

生之謂性是如凡物之白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 告子以為誠如是也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

之白猶白玉之白歟孟子又言是則白羽毛之白亦 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歟故以此三

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之 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

也曰然告子不知為有異故亦以為誠然也言則同 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

曰又如是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亦猶人之性 與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

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夫人受天地之中萬物俱 備於我者也是其稟陰與陽之氣所生也故其性能



孟子疏 卷之六  
柔能剛是為不同者告  
子不知但知其龐者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

已身出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子是言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

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

白色見於外者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

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

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

邪且謂老者為義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且敬老

者已也何以為外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

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從心則已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者在外故曰外也

曰耆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耆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

也然則耆多亦有外歟

心字一作已喜下有老字



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已情性敬之雖非

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者炙之意豈在外

邪言楚秦喻遠也告子曰食色至亦有外歟正義

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告

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

言人之者其甘食悅其好色是人之性也仁在我為

內非自外而入者也義在彼非在我故為外也非內

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見告子以為仁

內義外故問之曰何以謂仁內義外曰彼長而我長

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言彼人之年老而我從而敬

長之非有長在我也如彼物之色白而我從而白之

是從其白於外也我故謂義為在外也曰異於白馬

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孟

子又闕之曰彼長而我長之異於彼白而我白之也

於白馬之色白無以異於白人之色白也是則同也

不知長老馬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老乎以其是則有

異也蓋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者彼白而我白之耳

我何容心於其間哉固無異也長馬之長與長人之

長則有欽不欽之心矣此所以有異焉以其長人之

長者有欽長馬之長者無欽是則長者在彼長之者

在我而義自長之者生非自長者生也如此告子何

得謂之外乎故問之曰且謂長者為有義乎長之者

為有義乎曰吾弟則愛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又謂

我之弟則親愛之秦人之弟則我不愛是愛以我為

悅者也愛主仁故謂仁為內也敬長楚人之長者亦

敬長吾之長者是以長為悅者也長主義故謂義為

外也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至亦有外歟

孟子

卷之二十一

湯古閣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湯古閣  
之楚人之長吾亦長之長之亦皆自我者也告子又謂之以長為悅則非矣是亦猶秦人之炙與吾之炙雖不同而者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外者也云炙者周書曰黃帝始燔肉為炙是也秦楚所以喻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外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而行之故言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子曰敬誰也曰敬兄

先

曰當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

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

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曰在位故

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故

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湯古閣



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

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

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

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者也孟子問公都子曰

何以謂義內也孟子曰猶若告子以為義外故問孟

子弟曰公都子曰何以謂義為內也曰行吾敬故謂

之內也公都子曰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鄉

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鄉

之人有長於已之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鄉

子曰當敬已之兄也酌則誰先公都子曰當先酌鄉

人酌酒先酌誰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酌鄉

人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又

言所敬在兄是敬在此酌在鄉人是所長在彼是義

果在外者也非由內而出之也公都子曰不能答以告

孟子公都子於此遂無言以應答而乃告知於孟子

孟子曰至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謂公都子曰敬叔

父乎敬弟乎彼季子將曰敬叔父則問之曰弟為主

則誰敬彼季子將曰敬弟則又問之曰如敬弟則安

在敬其叔父也彼季子將曰弟在位故敬之也子亦

與之曰所以先酌鄉人者亦以在賓之位故先酌之

也言常敬者在兄斯須少頃之敬在鄉人也季子聞

之至非由內也季子聞孟子此言故謂之曰敬叔父

則敬之敬已之弟則亦敬之是隨敬所有則敬在外

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至亦在外也公都

孟子

卷之三

及古

子因孟子教之以此乃曉其理故自又以冬夏所飲

比喻而曉季子之惑也言冬寒之日則飲湯夏熱之

日則飲水如是則飲食亦有在外者也蓋謂湯水雖

異名然得其寒熱而飲之者在我之中心然也猶敬

叔父敬弟雖有異然而能敬之者在我而已敬在我

則敬在心而出之者也安得謂之在外乎季子即下



卷所謂季任為任處守者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公都子道告子以為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

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

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

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

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為

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為

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十

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

者矣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

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

為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

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若順也性與情相為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

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



孟子正義 卷之二十一 湯古閣  
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  
罪物動之故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  
能盡其才者也。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  
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  
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

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  
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  
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  
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  
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  
也。故好是懿德。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  
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彝，彝常也。常好美  
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公都子  
曰：至懿  
德，正義曰：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  
惡異衢，高下自懸，賢愚行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者。



也。公都子曰：至然則彼皆非與？者公都子問孟子以謂告子言人之性無有善亦無有不善，但在人之所為如何耳。或有謂人性可以為善，又可以為不善，但在上所化如何耳。如此故文王武王興起，常以善養人，則民人皆好善；至幽王厲王興起，常以政暴虐於民，則民亦皆好其暴亂，或有人又謂人有性善，有性不善，非在所化稟之於天而已。如此故以堯帝之為君，而有象之傲為臣，以瞽瞍之頑為父，而有舜之為子，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賢為臣，今孟子乃曰：性皆善，是則彼告子與或人之言者皆不是歟？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至好是懿德。孟子言人之乃順其情，則皆可以為善矣，是所謂性善也。若夫人為不善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為不善者，乃自汨喪之耳。故言非稟天才之罪也，且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故曰：性曰情，曰才，蓋人之性本則善之，而欲為善者非性也，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為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

則為情，而情者未嘗不好善而惡惡者也，其不欲為善者乎，而才者乃性之用也，而才者上有以達乎天下，有以達乎地，中有以貫乎人，其有不能為善者乎？此孟子所以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智也者，已說於前矣。蓋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是心也，人能順此而為之，是謂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即善也，然而仁義禮智之善，非自外銷鑠我而亡之也，我有生之初，固有之也，但人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求則得而存，舍而弗求，則亡之矣。然人所以有善有惡，其善惡相去之遠，或相倍蓰，或至於不可計其多少，如此之絕遠者，是不能自盡其性才者也。言才無有不能為善者矣，但不能盡其才而為之耳。故詩大雅蒸民之篇有曰：上天之生，眾民有物，則有所法，則民之秉執其常善，故好是美德而巳，所謂常即善也。所謂善即美德也。謂美德者，即仁義禮智是也。孔子嘗亦云：為此詩之人，其能知道者也。故言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也。然所謂物



者即自人之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即仁之於父子  
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信之於朋友也是無  
非有物則有則也由此觀之孟子所以言至此者豈  
非人性皆善者邪故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也能  
秉其彞是謂才也是好是懿德是謂情也有物有則民  
之秉彞好是懿德是能順其情以為善而才從之者  
也國紂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正義曰案史記世  
家云微子啓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又云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是知有兄弟之親矣國  
大雅蒸民之詩正義曰此蓋  
尹吉甫美宣王之詩文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國富歲豐年也凶歲  
饑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

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厄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  
今夫麩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  
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  
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國麩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  
麩言人性之同如此麩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  
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  
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國聖人亦人也  
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  
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賁也屨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履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履相似。天下之足畧同故也。口之於味。有同者。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人口之所者。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

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

目者也。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

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

之同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

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

乎。言人之心性皆同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心所同者。者義理也。理者得

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



之悅口誰不同也。孟子曰至我口正義曰此章言人稟性但有好憎耳目口心所

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麩麥不齊雨露使然者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至猶芻豢之悅我口者孟子言豐熟之年凡人之子弟多好善賴善也凶荒之年凡人之子弟多好暴惡然而非上天降下才性與之殊異也而其所以由飢寒之厄陷溺去其良心而為之惡也無他所謂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是也。且譬夫今之大麥也人播種而耨鉏之其地高下以同藝殖之時又同淳淳然而生長秀茂至於日至可以收割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為不熟者則是地有肥薄與雨露之不均而人事之所加有不齊也。故凡物有同其類者皆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為不然。雖聖人亦則與我同其類者也。故龍子之賢人有曰人不知天下人之足而為草屨者我知其不能為之。蕢也。蕢草器也。其所以為屨皆相似者以其天下人之足則同也。故口之於食味人有同者也。然而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好者也。如使人口於味其

性之所好與人殊異有是若狗馬之與我不同其形類也。則天下何以著其味皆從易牙所好之味也。至於食味天下所以皆期指於易牙者是天下之人口相似也不特口之於味然也。惟耳於聲亦如是也。耳於聲天下之人所以皆期指於師曠為知聲之妙者。是天下之人耳相似也。又不特耳如是也。惟天下之目亦如是也。至於子都者天下之人無有不知其姣好也。不知子都之姣好者是無目之人也。故曰人口之於味其有所同好者焉。耳之於聲以其有同聽者焉。目之於色以其有同美者焉。至於心獨無所同亦如是乎。言人心性亦若口耳皆有同而無異也。然人心有所同然者何也。是謂理也。義也。唯聖人者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曰理義之有喜悅於我心者如芻豢之味有悅於我口耳。蓋理出於性命天之所為也。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為也。而理義又出於人心所同然也。是則天之使我為是之謂命。天命之謂性。是性命本乎天。故為天之所為也。天之所謂性而未嘗不有理焉。如此豈非其理有出於性命者乎。



孟子疏 卷之十一  
人能存其性命而不失之者，是所謂有其道德也。故為人之所為者，人之所為道德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義存焉。如此則豈非其義有出於人心者乎？合而言之，則性命道德是為理義。雖是理義出於性命道德者耳。○麩麥至薄也。正義曰：釋云：麩麥大麥也。又短粒麥也。詩云：貽我來麩。此蓋周頌思文之篇。言后稷配天之詩也。磽說文云：磽，石地名也。○易牙為知味者，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是易牙為知味者也。○師曠為知聲之妙，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已說在離婁篇。首左傳杜氏註云：晉樂師子野者是也。○子都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正義曰：案詩國風山有扶蘇之篇文也。註云：都世之美好者，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色不往，覩子都反往，覩狂醜之人。凡此是知子都為美好者也。草性曰：芻穀養曰黍。正義曰：說文云：牛馬曰芻，犬豕曰黍。是其也。

卷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上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

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



未疑木

之貌牛山未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  
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  
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註存在也言雖在人之  
性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  
夜之息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  
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則其旦晝  
之所為有枯亡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有一作存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  
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註且晝日  
晝也其所為萬事有枯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  
也枯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  
惡人禽獸之行以為未嘗有善本性此非人之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註  
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  
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



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注**孟子曰：牛山之木，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之木則山木也。孟子則稱仁也。孟子曰：牛山之木，至惟心之謂與者，也。賤之以斧斤之伐，可以為秀美乎？言以其斤斧常伐之，則不可為美也。雖為斤斧所伐，然以其日夜之所長息，雨露之所潤澤，非無萌芽絲蘗生焉。奈何萌蘗既生，而牛羊之畜，又從而牧養於其間，是以牛山若彼濯濯，無草木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無草木，以為牛山之木嘗有其材木焉，是豈牛山之性無草木哉？言羊從而殘滅之矣。言雖存在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然人之所以放去其良心而無仁義者，亦如斧斤之伐於牛山之木也。是日日而伐，滅之可為美材乎？言不可為美材也。言牛山日夜之所息，長草木與人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不遠矣。以其牛山日夜所息，長草木，莫不欲秀茂為美，而惡其斧斤牛羊之殘害之為惡也。人之平旦之氣，尚未有利欲汨之，則氣猶靜，莫不欲為之善也。而惡為之惡也。但人平旦之氣，則其旦晝之所為利欲，有以梏亡之矣。平旦則未至於晝，旦晝所以為日之中矣。且人於平旦之時，其氣靜，未有利欲事緒以動之，則未必不善矣。以其善固存於此時也。亦如牛山日夜所長草木，無以斧斤牛羊殘害之，則未必不美矣。以其萌蘗生焉，而美固已有矣。奈何斧斤牛羊又從而殘滅之，亦若旦晝所為利欲，以梏亡之者焉。梏，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為，猶梏之制手也。梏之反覆，其情緒不一，則夜於平旦之氣，不足以存，既不足以存，而為利欲萬緒，人見其為禽獸之行，而為未嘗有才性焉。是豈人之情為如是哉？言非人之情也。言人情本欲為善矣。其所以終不為者，但利欲從而梏亡之矣。故苟得其所養，無物不長，苟失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山苟日



孟子疏 卷之二  
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與平旦之氣。是得其所養者。也。是則無物不長矣。如牛山。苟為牛羊從而牧之。與旦晝所為而枯亡之。是失所養者也。是則無物不消矣。孟子又引孔子云。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徇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所向之鄉。惟獨心為若是也。凡此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但當有常操而存之者矣。牛山齊之東南。山正義曰。蓋亦以理推之。亦自可見。故傳所謂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是亦知之為齊之山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註

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

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註種

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

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

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今夫

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註

弈博也。

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

專心。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

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

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息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

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註

有人名



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奔曰奔秋使教二人奔其一人  
 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志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為  
 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  
 智亦若是

**疏**孟子曰無或至非然也正義曰此章言  
 之雖竭其道何由能成者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  
 智也至非然也孟子言時人無怪齊王之不智也以  
 其孟子不輔佐之故云之此言雖有天下易生之物  
 如一日溫暖以暴之乃十日寒凍以殺之是以未有  
 能生者也雖有能生之者然於我見之亦少矣我自  
 輔佐齊王而退歸而姦佞諂齊王者至多矣然而  
 我尚如有心欲使王萌而為善是如之何哉孟子言  
 之以此者蓋謂吾君不能者是謂賊其君者也所以  
 言時人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當輔佐君為之而已孟  
 子輔佐齊王既退而姦佞之臣又陷君於為惡故有

激而云此也蓋天下易生之物譬齊王以為善也一  
 日暴之喻孟子一人之輔齊王也十日寒之喻姦佞  
 臣之眾陷君於為惡也陷君於為惡者如是之眾則  
 齊王所以不智也喻未有能生者也今夫譬之奔秋  
 但為技數雖小技如不專一其心致篤其志則亦不  
 得精也是故奔人名秋者通一國皆稱為善能奔者  
 也使秋誨其二人奔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奔秋之言  
 是聽一人雖聽之其一心以為有鴻鵠之鳥將至乃  
 息援弓繳矢而射之雖與皆學夫奔秋然亦不若其  
 專心致志者精矣為是弗若之者非謂其智弗若也  
 以其不專心致志而聽奔秋之誨故也此所以曰為  
 是其智弗若與繼之曰非然也言不然也孟子所以  
 引為此者蓋謂齊王如能專心致志惟賢者是聽則  
 孰不與王為善乎齊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是聽則  
 但為姦臣之所諛佞所以如有鴻鵠將至息援弓繳  
 矢而射之者故弗若彼之精而遂不為善矣然則時  
 人亦不可謂齊王不智特當輔之而已然既輔之亦  
 當齊王能專心致志聽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以既



孟子疏  
退而尚如有萌焉奈何終輔之而齊王姦佞諂諛之  
衆而不能聽從爲善耳此故以弈秋喻已而以鴻鵠  
喻姦佞其一以爲有鴻鵠思援弓繳而射之喻齊王  
雖聽已之言然不專心致志惟在於鴻鵠耳○弈博  
也至不得也正義曰案陽貨論語第十七之篇云不  
有博弈者乎而解弈爲博也說文云作博局戲也六  
著十二碁也古者堯曾作博圍碁謂之弈說文弈從  
升言速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圍而相殺故謂  
之圍碁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有人名秋善  
弈正義曰案傳記有云弈秋通國之善弈也有過者  
止而聽之則弈敗筮汨之也又云疑首天下之善算  
也亦有鴻鵠過彎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  
是亦孟子  
之言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熊掌熊蹠也以

喻義魚以喻生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  
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  
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  
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  
患者何不爲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  
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  
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爲  
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



賤一作誠

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國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爲，不爲苟患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國人之賤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噉爾猶噉爾，咄啐之貌也。行道之人，凡人以其賤已，故不肯受也。蹴蹋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潔之亦

與一作於

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國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否。鍾，量器也。萬鍾於已身，何加益哉。已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爲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國鄉者，不得簞食而食



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為此三者為之，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曰**：孟子曰：魚至失其本心，正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至失其本心者。孟子言魚之為味，我之所欲者也。熊蹯之味，亦我所欲者也。然而魚與熊蹯二者不可兼得，但捨去其魚而取熊蹯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也。魚在水之物，熊蹯在山之物，欲在水不可兼得，於在山者，在山又不可兼得。於在水者，故為二者不可兼得也。魚所以喻生也，熊蹯所以喻義也。故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然而生與義二者，亦不可兼得之。但捨生而取義也。以其義又有勝於生也。如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不忘在溝壑，有殺身以成仁，是皆以義有勝於死也。是捨生而取義也。然而生亦為我心之所欲，其以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為我心之所惡，疾者其以所惡有甚於言

死者，故患禍有所不逃，辟也。如今人之所欲者，無有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而行之也？今人之惡者，無有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擇而為之也？蓋可以得生可以辟患者，皆是不義也。故不為苟得，故患有所不辟也。是皆有義也。由此言之，則生而有不用也，是不苟生也。則可以辟患者，而有不為也。是不苟為惡，以辟患者，如此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者有甚於死，非獨賢者有此心也。人皆有此心也。但賢人能常存之，而勿喪亡之耳。蓋所欲有甚於生，者是義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是不義也。且以一簞所盛之食，一豆所盛之羹，得而食之者，則養其生，不得此而食者，則餓而死。然而噍爾叱咄而與之，雖行道塗之中，凡人且不肯受而食之也。如蹴爾踐蹋而與之，雖乞巧之賤人，且不肯受而食之也。言萬鍾之祿，則不責辯禮義而受之者，雖萬鍾之多，然於我何足為益焉？於我何益以其已身不能獨食之也。已不能獨食，則為宮室之廣，美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已。如是則向日不得簞食豆羹，則



身死尚不受今乃為宮室廣美供奉妻妾與施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受為之如此是亦不可以止乎言此可以止而不止者也是謂失其本心者矣是忘其義者矣故本心即義也所謂賢者但能勿喪亡此本心耳熊蹯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宰夫肺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裴駟註云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鍾量器也正義曰齊大夫晏子云已說在梁惠篇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

不知求哀哉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

哀憫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知求雞犬莫知

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矣孟子曰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

放

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犬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仁者是人之心也是人人皆有之者也義者是人之路也是人人皆得而行之者也今有人乃舍去其路而不行放散其心而不知求之者可哀憫哉凡人有雞犬放之則能求追逐之有心故離之而不求追復然而學問之道無他焉但求其放心而已矣能求放心則仁義存矣以其人之所以學問者亦以精此仁義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

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無

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

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

遠秦楚為指之不若人故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



孟子曰：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心不若人，可

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孟子曰：至不知類也。正義曰：此章言舍大惡小不知

其要憂指忘心，不即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孟子

曰：至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言：今人有第四指為無

名之指，屈而不信，且非疾痛有妨害於為事也。如有

人能伸者，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之，以為惡其指

之不若人也。且以無名之指為無用之指，則恥惡之

不若人，其心不若人，則不知恥惡之。是之謂為不知

其類者也。荀子云：相形不如論心，同其意也。蓋云秦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

楚者，以其秦楚相去最為遠者也。故取為已言指屈

尚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况心即在於已為最近者

也。尚不能求之邪。此孟子

子所以為不知類者也。

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息

甚也。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

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

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

有是以言之歟。

孟子至甚也。正義曰：此章言莫知

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孟子言：桐梓之木，方於可拱

把之時，人誠欲其生長，皆知所以灌溉而養之者，至

於已之身，而不以仁義之道養之者，豈人之愛保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

以甚者也。誠之以此。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



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國**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國**考知其善否，皆在已之所養也。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國**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故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桐，養其槲棘，則為賤場師焉。**國**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

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國**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國**飲食之人，人所賤之者，為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哉？亦以懷



其道德也。孟子曰：人之於身，至膚也。正義曰：此章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者也。孟子曰：人之於身，也。至於已取之而已矣。孟子言人之於身，也。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必兼有所養也。是則一身之中，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之也。以其兼所愛必亦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之也。以其兼所愛必兼所養而已。然而所以考究其有善其有不善者，亦豈有他為哉？但亦於一已自取之而已矣。所謂斷其大體則為大人，從其小體則為小人。豈非已自取之謂乎？蓋孟子但云：尺一寸之膚者，則心存乎中，又有居待而言者也。且心為一身之君，所謂心為天君者也。荀子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此之謂也。言人既愛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愛焉。既養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養焉。所謂愛養心者，亦以仁義之道愛養之而已。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至尺寸之膚，豈孟子又言人體有貴亦有賤，有小亦有大有大於人之身，合而

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又有耳目口鼻形心者也。以貴大則心為一體之貴者，大者以賤小則耳目口鼻形為一體之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也。於一體不可務愛養其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也。如養其小者則為之小人，養其大者則為之大人。以其耳目口鼻形五者所好，不過利慾而已，而心稟於有生之初，仁義之道俱存於其間，是以養心者為大人，君子養耳目口鼻形者，以利慾為小人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也。今有場師治場圃者，如舍其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檠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桐也，櫟、山楸也，檠、棘小酸棗也。梧、櫟可以為琴瑟材，是良木。小酸棗無用之木也。是賤木也。此所以喻養體不養其貴者而養其賤者也。又如養其一指之小，而失其肩背之大，則為狼疾籍亂而不知醫治者也。此所以比喻養體不養其大者而養其小者也。且務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者矣。無他，是為其養小而失去其大也。如飲食之人，亦無有失其養大則口腹豈但肥長適尺寸之膚為哉？言是亦懷仁義之道者也。梧、櫟、檠、棘為桐、梓、酸、棗。



正義曰說文云梧檟山楸又云楸梓也  
檟棘小酸棗也是所以案此為之云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

其小體為小人

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

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

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

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

惡不能奪之而已矣

公都子至已矣正義曰此章

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

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者也公都子問曰鈞是

人也至何也者公都子問孟子曰世之人皆是人者

也或有名為大人或有名為小人是如之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孟子答之

曰從事於大體而以仁義養其心是從其大體故謂

之大人也從其小體以利慾養其耳目之官是從其

小體故謂之小人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

其小體何也公都子未曉故問之曰既皆是人也或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士，此人爵也。曰：『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

以從養其大體，或從養其小體。是如之何？曰：耳目之官，至此為大人，而巳矣。孟子又答之曰：『人有耳目之官，亦已失矣。』巳失，則遂蔽於嗜慾之物，既蔽於物，則其物終為物引之喪，其所得矣。惟心之官，則為主於息，如心之所息，則有所得而無所喪。如不思，則失其所得，而有以喪之耳。是以天之所與付於我者，所以先與立其大者，則心是也。既與立其大者，則小者斯不能奪之矣。小者，則耳目是也。是以為之大人，而已矣。蓋耳目，主視聽，是以為官者也。心，君主官者也。亦謂之官者，以其亦主息，故亦為官矣。荀子云：『心君也。』中虛而治，五官者，也是以心息之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耳目小為利慾之所蔽。茲所以從其大體而為大人也。彼小人者，以其不思而為利慾所蔽，故也。

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註** 棄善忘德，終必亡也。

**疏** 孟子至巳矣，正義曰：此章言古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爵，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之事者也。孟子曰：有天爵者，至終亦亡之而已矣。孟子言有所謂天爵者，有所謂人爵者，仁、義、忠、信四者，又樂行其善，而不厭倦者，是所謂天爵也。自公卿大夫者，是所謂人爵。此孟子所以自解之也。自古之人修治其天爵，而人爵自然從之，如舜耕於歷山，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堯自然禪其祿位，是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又如伊尹之徒，亦是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求人爵，既得其人爵，而又棄其天爵。



則蔽惑之甚者也如登龍斷以罔市利乞墦間之祭者是其類也此孟子所以指今之人而言也如此者終亦必亡其人爵而已矣是故孟子所以有是言而勸誠之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已身不患之耳在已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自有也者他人不能賤之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

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

曰至文繡也正義曰此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已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文繡也孟子言凡所願欲其貴者世人所同其心也以其人皆欲之也然而人人有貴只在已者但不思之耳凡人所貴者非是良貴也良貴者不以爵而貴者是謂良貴如下文所謂仁義廣譽者是也且以趙孟晉卿之貴雖為所貴者然而趙孟又能賤之是人之所貴者非為良貴也此孟子所以引而喻也以其趙孟者即晉襄公之臣趙盾者是也為晉卿然入為晉卿出則為盟主是謂貴矣奈何其賢則不及趙襄其良則不及宣子則所貴特人爵之貴耳如此得無賤邪故

襄



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有云既醉之以酒既飽之以德是言飽乎仁義者也是亦所謂德將于醉之意同謂德則仁義是也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乎案禮云公食大夫則稻粱爲嘉膳則膏粱味之至珍者也然而不願人之膏粱則以仁義爲膏粱令聞廣譽之名聲既飾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案詩以一裳爲顯服則文繡爲服之至美者也然而不願人之文繡則以令聞廣譽爲文繡也蓋令聞者以其內有仁義之德則人將不特見而善之又有以聞而善之者也故云令聞令譽令善也聞名聲而人所聞之也廣譽者亦以內有仁義之德則不特近者美喻之而遠者又有以美喻焉故云廣譽廣遠大也譽美稱也凡此孟子所以教時人之云耳故論君子貧而樂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者是之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

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以此則

謂水不勝火爲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

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

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正於賢者也孟子言爲仁勝強於不仁也若水之勝火矣今之爲仁者不知反本心而爲仁如以一杯杓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火不熄滅則謂水不勝火以爲不仁勝仁此又與於不爲仁者又甚之也以其有過於不爲仁者也是亦終必亡其仁矣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不仁也今之爲仁但以轉粟移民之爲仁而望民多於鄰國以羊易牛之仁



而欲朝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一車薪之火也此所以終必亡其仁矣此吾孟子所以有激云而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註**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萑稗之草其實可食為仁不成猶是也

**義**曰此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萑稗是勝是以為仁以其成也孟子言五穀者是天下種之美者也苟五穀不成則不勝萑稗之所奮夫仁者亦天下道之美者也苟為仁不成則不勝不仁之所害故云夫仁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此章與前章相類亦若齊宣有愛牛之仁而功不至於百姓梁惠有移民之仁而民不加多於鄰國是為仁不成之過也五穀已說於前矣云萑稗者即禾中之莖草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

**註**羿古之善射者彀張弩付的者用息要時也學者志道得射者之張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註**大匠攻木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

**義**孟子至規矩正義曰此章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穀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孟子言羿為善射者其教人射必志於在勢勢者張弓也張弓以其力分之所至處也言羿雖善射其教人亦必求之於力分之內也大匠為攻木之工者其教誨人為匠必在於規矩規所以為圓之度矩所以為方之度以其規矩為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誨人亦必求之於

其規矩為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誨人亦必求之於

其規矩為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誨人亦必求之於

其規矩為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誨人亦必求之於







